

今年4月，沧州成为国家第三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之一。早在2019年9月，随着沧州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创办，我市的安宁疗护事业就已悄然试水，走在了全国前列。安宁疗护事业解决的是当医学无能为力时，如何帮助临终患者减轻痛苦、更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的问题。安宁疗护事业发展的速度，也彰显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。

安宁病房里的金婚庆典

□ 杨金丽

一个人，无论年龄大小，生命的最后阶段是什么样的？面对即将凋谢的生命，是竭尽全力插管子去抢救？还是承认医学的局限，采用减轻病痛等对症治疗，让患者和家属学着坦然接受？疾病终末期的患者，要不要有知情权？他们最后的愿望，能否被知晓，并尽可能地帮助实现？所有这些超越了医学范畴的问题，随着安宁疗护在中国、在沧州的出现，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。早在20年前，医生郭艳汝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。也因此，当沧州市人民医院领导向她发出创办安宁疗护科的邀请后，她像冲锋的战士般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安宁疗护这一全新的事业中。她和她的伙伴们最想做的是，尽自己所能，帮助那些终末期患者解除各种疼痛和不适，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获得尊严和平静。

病房·金婚

周平和老伴儿林兰的金婚庆典，是在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举办的。当疾病进入中晚期，治愈价值越来越小，患者被各大医院的医生们劝返回家的时候，其实也正是他们饱受病痛折磨最严重的时刻。75岁的周平，就是这个时候走进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。病区被粉刷成了淡蓝色，走进去能让人一下子安静下来。楼道里随处可见贴满了各式卡片的心愿墙。一张蝴蝶形的卡片上，写着“天总会亮的，没有太阳也会”。心形卡片上写的是“你逆光而来，配得上这世间的所有美好”“以生命温暖生命”……很多文字后面，都会配个红彤彤的笑脸。林兰为老伴儿贴的卡片上写着：“今天你又发脾气了吗？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也不愿这样。别担心，我会一直守护着你。”写完了，林兰才发现，字太满了，没处画笑脸了。于是，她在心形卡片上画了一个向上弯的月牙儿，“也是笑笑。”她笑着说，慢慢地，笑容变得苦涩。

周平是衡水人。6年前，他被诊断为癌症，做手术、放化疗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癌细胞出现了大面积转移。半年前，因为剧烈疼痛，他变得异常暴躁，既期待得到救治，又表现得极度绝望。在屡屡被各大医院拒收后，慕名来到了这里。经过评估，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科主任郭艳汝为他进行了镇痛泵植入术。当晚，他逐渐安静下来；第3天，在老伴儿的搀扶下可以走路了，吃饭、睡觉也比原来好了许多。但其他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。

像周平一样静静等待死亡来临的患者还有不少。除了帮助他们减轻疼痛等不适外，医护人员还试图帮助他们完成最后的心愿。获知心愿的方式，是一套精心制作的安心卡。安心卡类似扑克牌，可以边玩边聊，适合意识趋向模糊的终末期患者。当护士刘志静抽出那张写着“我想交代或完成未了的事”的安心卡并念出来时，周平低着的头慢慢抬了起来：“今年11月是我和林兰的金婚纪念日，可惜我身体不行了，不能陪她过了……”周平和林兰的感情一直很好。林兰是摄影师，周平是她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模特。两个人一起去过29个国家，一帧帧美照的后面，是人生不同阶段难忘的幸福时刻。

闻听此言，林兰哭了，刘志静眼圈也红了。这些日子，刘志静不仅看到了周平的萎靡不振，更看到了林兰的伤心、压抑和焦躁。“我们给您办金婚庆典！不用等，下周就可以！”于是，金婚庆典成了安宁疗护病房的一件大事，郭艳汝写进了工作日志，刘志静忙着联系患者家属，还和医务社工袁媛一起订鲜花、蛋糕，租婚服，布置会场……当天下午，尽管有点发烧，周平还是带着镇痛泵穿上了婚服，瘦削的脸上充满期待和幸福。婚服很漂亮，很合身，中国红的底色上镶着珠钻金丝。简单布置后，病房一下子有了喜庆的气氛。林兰也换上婚服，一位小护士还帮她化了淡妆。她笑眯眯地坐

在周平旁边，伸手牵住了他的手。她笑，他也笑，全然不顾围拢来的亲戚、医护人员目光，还有那遥遥招手死亡。医护人员安排了几个简单的环节。献花时，周平拼尽全身力气，动情地说：“老伴儿，我爱你！我一辈子没和你说过，今天一定要说，我爱你……”孩子们还买来了钻戒。周平给林兰戴上。林兰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她没有拭泪，而是用戴钻戒的手去擦老伴儿眼角的泪——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她已经习惯了事事都先照顾老伴儿。背景音乐是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：你说要远行，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……周平生命即将终了的这段爱的告白，让现场很多人落下泪来。郭艳汝含笑看着这一切，她的目光最终落到镇痛泵、婚服和钻戒上，眼里也泛起了泪花。

经历·选择

2019年9月18日，安宁疗护科在市人民医院肿瘤病区创办。这里接收的多是像周平一样不能治愈、饱受病痛折磨的终末期患者。郭艳汝和她的伙伴们除了帮助患者处理疼痛、呕吐、无法进食、出血等症状外，还承担着抚慰患者和家属的精神、心理创伤，尽量满足临终愿望的责任。郭艳汝今年43岁，麻醉学专业出身，在担任安宁疗护科主任之前，曾是中心医院疼痛科癌痛组负责人。她朴实、随和、真诚、技术过硬，常有慕名而来的患者。20年前，她在省会一家医院实习。一天早上到医院，目睹了一个胰腺癌晚期病人无法忍受病痛跳楼自杀。那是她第一次看见遗体，很长时间忘不了。更忘不了的是当天科室主任查房时说的那番话：“我们医生常常讨论治疗价值。只有切除肿瘤才有价值吗？难道病人的痛苦就不是治疗价值吗？”

2010年4月4日，彼时郭艳汝还在中心医院麻醉科工作。同事提前约她上午帮胰头癌晚期的亲戚打神经阻滞，说：“疼得很厉害，已经一个月没有平躺睡过觉了……”9点多，同事的电话打进来，她以为患者来了，电话那头说，亲戚自杀了……郭艳汝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机，很久缓不过神来。也就是从这天，她开始学习肿瘤疼痛治疗，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进修学习、出疼痛专科门诊，负责疼痛病房工作。2014年，郭艳汝家中横遭变故。先是哥嫂意外离世，一年后，无法承受丧子之痛的母亲大面积脑梗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她想尽一切办法，用上了自认为最好的医疗资源，甚至辞职照顾母亲，但还是没能留住母亲。随后，疾病缠身的父亲也撒手而去。

“别人的事，时空交集结束了也就过去了，父母的事不一样呀。妈妈曾背着我问好友：‘我要从床上滚下去，能摔死自己吗？’听别人转述时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妈妈要忍受多大的疼痛，竟想到结束生命……”父亲病倒后曾告诉她：“要是我不行了，别让我像你娘一样受罪。让我安安静静地走，不要抢救，不要插管子，让我和你娘早日团聚。”经历天灾人祸、至亲离去，郭艳汝对医学开始了新的思考。

与此同时，我国医学界也逐渐认识到，医学的任务不只是救死扶伤，还要承担起对终末期患者“陪伴照护、安宁疗护、生死两安”的社会责任。2017年，国家卫健委首次提出增设“安宁疗护中心”，这是国家层面推广“安宁疗护”的标志。在市人民医院肿瘤病区，重症监护室里，一些患者早已失去意识，靠输液和插管维持生命。医院领导认为，从经济角度来说，医院是获益了，但从社会医疗资源来说，却是一种浪费。在沧州率先开设安宁疗护病房，积极对接国际、国内医疗前沿学科，院领导觉得，郭艳汝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那时，郭艳汝的母亲去世不久，她面临两个选择：一是继续从事曾经最喜欢的疼痛专业，二是创建全新的

安宁疗护病房。郭艳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：“这些年的经历好像都在推着我去往安宁疗护这个方向走。”市人民医院把三层行政科办公室全部让出来，改造成安宁疗护病区。郭艳汝参与到病房的规划设计中。就连一个角落、她都自问：如果走进来的是那时的我，需要什么？周平、林兰的金婚现场，让郭艳汝想到了自己的父母。没有办法弥补父母的，能帮着别人实现，也是一种圆满。终末期患者选择安宁疗护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能帮助他们镇痛。但是，对安宁疗护来说，光靠镇痛等对症治疗是不够的，还应有改善生活质量、心灵抚慰等内容。郭艳汝打了一个更形象的比方：安宁疗护既包括“镇痛泵”这样的对症治疗技术，也包括“婚服”“钻戒”这些人文关怀的部分。

雏菊·病童

离周平所在的病房不远，一间病房门前挂着一篮棕色的花篮，里面插着几朵小花，牌子上写着“雏菊之家”。郭艳汝说，这是儿童病房，雏菊的花语是天真、和平、希望、纯洁的美、深藏心底的爱、快乐和离别。小小雏菊，恰似那些刚刚含苞就被风雨摧残的病童，安宁疗护所能做的，就是让这些孩子走得平静而有尊严。相比于成人，这些早早凋零的病童更让人心疼。成立儿童病房，是郭艳汝早在10多年前就许给一个7岁女孩儿和她父亲的心愿。那时，郭艳汝还在疼痛科，治疗的病人多是成人肿瘤患者。一个鞋上带着泥的男子找到了她说：“医生，我闺女得了胶质瘤，为她给她治病，我们已经花了50万元。现在闺女不行了，天天喊疼，我媳妇也快疯了，求求您，让孩子别疼就行……”

查阅资料，郭艳汝发现，国内低龄儿童相关疾病研究几乎是空白，做这样的治疗有风险。思前想后，她还是决定给患儿出方案。各种药物配合起来一试，孩子的疼痛很快止住了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女孩儿的父亲来了，手里拿着两支药。他说，闺女已经离世了，走的时候很平静。几次想上门感谢，可实在拿不出钱买东西，只好把孩子用剩的两支药拿来。“一支药50元，两支正好100元。郭医生，你可以把这两支药，偷偷卖掉，给自己买件衣服，就当我们在郭艳汝的心意柜里。从那以后，她开始投入到儿童镇痛的学习和研究中。
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5万名儿童患上恶性肿瘤，其中中国儿童约2到3万人。疾病终末期的患儿，最终会进入一个“三不管”地带。第一天采访时，遇见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大头宝宝一路小跑进了安宁病房。一周后再见这对母子，宝宝的病情基本稳定，妈妈刘云眉宇间的焦虑忧虑也减了几分。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宝宝，长长的睫毛下，一双大眼睛忽闪明亮，却对外界的呼唤没有反应——因颅内恶性肿瘤，他的脑袋特别大，那是肿瘤长大堵塞脑室、颅腔积水的缘故。刘云辞掉了广告公司的工作，带着孩子跑遍各地医院，为了能被收治，她不得不一次次冒充首诊，结果还是一遍遍被劝返，最后慕名找到了郭艳汝。

这时，郭艳汝已是国内知名的儿童镇痛专家。在安宁疗护病房，她给像雏菊一样的患儿们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疗护空间。从去年6月到今年3月底，刘云一个人陪孩子在这里住了9个月。这次再来，刘云行李箱里带着装殓衣服。她说，孩子活一年，我就陪一年；孩子活一刻，我就陪一刻。只要孩子不痛、不烧、不焦躁、不抽搐、不肌肉紧绷，安静舒适地躺在我怀里，就满足了。刘云带孩子就医时，儿童病房已经没有空床，护士长刘志静让他们住进了惠民病房。开设惠民病房的目的，是为了让因病返贫的患者也能从安宁疗护中受益。



在我国，作为新兴医学，安宁疗护率先在大城市推行，目前真正得到推广的城市，不超过10个。所以，郭艳汝他们常常接收到外地的患者。琪琪就是其中之一。9岁的琪琪漂亮得像个小天使，4岁时确诊肾母细胞瘤。父母带她从青岛来这里时，她的病情已到了晚期，浑身都疼。郭艳汝采用皮下泵帮她镇痛后，琪琪安静下来。她告诉郭艳汝，自己从来没上过一天学，最羡慕上学的小朋友。郭艳汝想到了兰香老师。她问：“琪琪想不想上学？”琪琪甜甜地回答：“想。”“那好，有位老师可以把课堂搬进病房。”

心愿墙上挂满患者及家属的心愿卡片

安宁疗护科有一支5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，这源于郭艳汝从一开始就探索性地创造了“医生+护士+社工”的疗护模式。在她看来，安宁疗护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，就必须纳入志愿服务，医护人员无法实现的部分，可以借助社会力量来完成。兰香是我市迎宾小学副校长，也是安宁疗护的志愿者。给琪琪上课时，她发现，琪琪从来都不笑。琪琪后来说：“兰老师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但妈妈不笑，还总是哭。我知道自己病很重，也知道妈妈很爱我，妈妈不笑，我也不会笑了。”门外的琪琪妈妈压抑了很久的情绪一下子释放了：“我以为她不懂，我以为她还小。我特别爱她，我知道她终要离开我的……”从那以后，她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。当她露出笑容后，琪琪也开始高兴起来。一个月后，琪琪离世了。琪琪走的时候，凝血出了问题，眼耳鼻都在往外渗血。郭艳汝和志愿者古华林一起，花了两个多小时为她擦拭渗血，化好妆，穿上漂亮的衣服，才让孩子妈妈进来见最后一面。

“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让孩子看着孩子满身是血地走。因为孩子身上任何一点不舒服，都会成为妈妈心里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。”郭艳汝说。天亮后，70多岁的古华林又帮着将琪琪遗体送往殡仪馆火化。离开沧州前，琪琪妈妈长跪不起，向郭艳汝、古华林表达感谢。她说：“谢谢郭医生让我的孩子不疼，谢谢你们让我的孩子漂漂亮亮地走。这些年带孩子看病去过很多城市，沧州是最温暖、最让人留恋、最有人情味的地方。”这些年，像琪琪一样的患者，郭艳汝送走了100多位。

知死·知生

郭艳汝的一段演讲在网上很火。平时瘦弱小巧的她，讲得激情澎湃，小小的身躯里仿佛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郭艳汝以“生命摆渡人”自喻，用大量感人故事告诉人们，在通往死亡的大门前，其实可以豁免痛苦，留出时间，安排好家人，好好告别这个世界和所爱的人。其中一段话震撼人心：“衰老、疾病、死亡都无法回避。生命一定会迎来它的终结。决定临终生活质量的，从来不只是顶级技术，更需要有温度的医学。医生的良知和职业素养不只是简单地让患者活着，更要追问如何活着。如此，才能护送他们平稳、不留遗憾地走向死亡。”

采访时，医护人员、社工、志愿者常常提到两句话——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“你应该看到的是得病的人，而不应该是人得的病”这两句话和郭艳汝的演讲都在传达一个含义：医学的人文精神远远高于其技术属性。采访时，我们遇到了子女本来把绝症晚期的老人送来安宁疗护病房，但在亲戚的干涉下，又不得不转而行放化疗的情况。郭艳汝苦口婆心地劝导，最后，患者家属撂下一句“宁可受罪，也不能放弃放疗”，走了。每当这时，郭艳汝总是很无奈。郭艳汝拿出两样东西：一张200元的汇款单，一个小小的手捏卡通虎。汇款单是琪琪妈妈寄来的。琪琪走了后，她妈妈每年都捐200元钱，



郭艳汝主任（右）为新来的患者进行心理疏导

托付郭艳汝给病童们买书

琪琪今生没有上完的课、没有读完的书，妈妈希望其他患儿能继续学下去、读下去。她告诉郭艳汝，琪琪希望妈妈笑，妈妈就不会哭，她已经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新生活。卡通虎是7岁男童瑞瑞送给郭艳汝的。那是郭艳汝帮入院不久的他镇痛后，他亲手捏了送她的。瑞瑞来自雄安新区，父母放下年入百万元的生意，辗转各地带他求医。来到这里时，瑞瑞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。父母没有瞒他，他早早就知道自己会死去，许下了3个愿望。其中一个，希望妈妈再生个弟弟，永远陪着爸爸妈妈。3个月后，瑞瑞走了。他是穿着生前弹琴时的黑色西装、白色领结走的。送行时，大家觉得，他好像是去参加一场钢琴比赛。当天晚上，瑞瑞父母请求能不能让他们在儿子的病房再住一晚，“最后感受一下孩子的气息”。郭艳汝同意了。几个月后，瑞瑞的母亲打来电话：“郭医生，谢谢你们让我们一家人重生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”

“那一刻，我特别开心。孩子的爸爸妈妈不仅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出问题，还孕育了新的生命。”郭艳汝说，后来瑞瑞妈妈常常给她发新出生宝贝的视频和照片，一家人已经完全重生。死者无怨、生者无憾。这也正是郭艳汝和她的伙伴们行之所为、心之所向。为此，他们还做了很多公益活动：联系公证人员上门服务，帮助患者生前预立遗嘱，让病人安心，也省却身后烦恼；举办多场生日会、音乐会、专场舞会，帮助患者实现临终心愿；志愿者上门理发、做心理辅导、帮助结对资助患者子女、进行遗容美容；在宝贵的病房空间，预留出小厨房、静修室和浴室，从冰箱、微波炉等生活用品，到精神安抚、最后告别，事无巨细，一一想到……

小厨房很整洁，有点儿类似其他科室的杂物间，角落里，几十面锦旗重叠着挂在一个铁架上。郭艳汝指着最外面的一面锦旗说，这是一对双胞胎妈妈送的。她丈夫肺癌去世后，科室不仅申请爱心基金帮助减免了部分费用，还给她对接了一份工作、帮俩孩子对接了助学组织。这位妈妈说：“我从没见过一个科室能做到这个地步。我以后要努力生活，把孩子们培养好，让他们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……”

3年多来，他们帮助了1000多名终末期患者。每个患者背后，都是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，都有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和顿悟。金婚庆典举办不久，周平就去世了。如今，林兰已拿起喜爱的相机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旅游和拍摄。心中无遗憾，生活有慰藉，眼中的风景就依然美丽。接到求救电话，郭艳汝又开始新一轮的忙碌。离开办公桌前，不经意间一瞥，那个手捏的卡通虎好像在给她鼓励。在安宁疗护这条满是荆棘的路上，郭艳汝和她的同伴们会一直这样怀着温暖的爱，坚定地走下去。（文中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）

一个小村庄建起两座纪念馆

红色文化运河文化相映生辉

本报讯（记者杨金丽）走进泊头市王武镇后杨圈村，运河畔建起两座崭新的纪念馆——运河纪念馆、红色纪念馆，红色文化与运河文化在这里相映生辉。“逛逛纪念馆，咱这片土地这么有历史、有文化！”坐在树荫下乘凉的村民们骄傲地给记者介绍。在运河纪念馆，村党支部书记介绍，后杨圈村位于泊头段运河南端。明清时期，这里曾是码头、渡口，很多人家养船为生。千百年来，村民们生长在运河边，与大运河有着深厚的感情。纪念馆以图画的形式，描述了后杨圈村人兴办船帮、修建码头、撑船摆渡、建闸用水的故事。运河边的后杨圈村也是一个有着红色历史的村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村里的抗日民兵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破坏村东的津浦铁路线，船民们宁可沉了自己的船，也不给日伪军运输物资，为抗战做了很多事情。村里的红色纪念馆展示的是王武镇光荣的红色历史。在革命战争时期，这里涌现出大批革命战士和抗日英烈。新中国成立前，这附近好几个村的梨园深处，隐藏着华北城工部的蜂窝学校，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很多骨干力量。乘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东风，后杨圈村如今越来越美。每天清晨或傍晚，泊头或东光的骑行爱好者都会来到这里，两个纪念馆让大家对这个运河村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